



采槩太平御覽



403
36



13
403
36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職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吏部侍郎

摠敘尚書郎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

隋書曰陸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又曰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為知人又曰煬帝以尚書六曹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唐書曰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從幸翠微宮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又曰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其補

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暉爲之介然
自守絕於請謁爲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
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以卿前爲考功職事
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又曰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穎叔四代咸
居選部時論榮之
又曰韋陟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
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
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
數百員關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
無人可選矣
又曰崔羣徵拜吏部侍郎穆宗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

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
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賢
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又曰崔暉爲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
道每苦選曹訛弊御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
摭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
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乃召三銓謂
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暉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爲
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
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
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敘人倫稱爲
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黜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又曰鄧玄挺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時患消渴病選人因目爲鄧渴勝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

唐新語曰裴行儉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勣曰三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會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又曰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選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又曰馬載爲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爲河內

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於集朝廷咸曰眞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許趨趨失步

摠敘尙書郎

漢書曰南宮二十五星應臺郎位故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卽此也

又曰主父偃詣闕上書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其一事諫匈奴上謂曰公等安存何相見之晚乃拜偃爲郎中

又曰韓信爲項羽郎中數干以策而弗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爲郎每當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

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黃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上聞善之

又曰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黃香知古今記群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鍾律曆筭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後漢書曰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又曰馮勤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

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

又曰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杻杻遺反謂組几也方言杻杻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云蜀漢之郊曰杻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帷被皂袍又曰栢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

食之會方深怨之遂彰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見廢

又曰王譚為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為三臺之表

又曰陳忠疏曰尚書爲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也

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又曰徐防爲尚書郎性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謝承後漢書曰尚書郎舊典秩滿遷令長鄭弘爲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

又曰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何湯拜郎中守關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

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又曰竇收篤學退居舉孝廉爲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鼯鼠詔曰何以知曰見尔雅詔書如攸言賜帛三百更勅諸王子從攸受爾雅

又曰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崧逕入牀下上怒甚疾呼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

漢官儀曰尚書郎四人一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主羌夷吏民一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主錢帛貢獻委輸

又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又曰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

官供食湯官供麩餌五熟菓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鑪燒薰從入臺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趣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

又曰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中三年稱侍郎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謨典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又曰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藏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

忠異之謂有良平之計察孝廉爲郎

魏略曰韓宣字景然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已縛束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是誰左右以實對帝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

又曰姜維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爲將維家本衣冠不願爲將郡因表拜郎中

吳志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又曰孫皓降晉賜號歸命侯諸子爲王者皆拜郎中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尚書郎時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之言舒曰吾卽其人也乃幘被遙出同寮素無

清議者咸有自愧之色談者莫不詠其高

又曰索靖同郡張勃特表靖以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

又曰樂廣爲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日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之水鏡也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緜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日緜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又曰吳隱之兄坦之爲表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中

又曰嵇含言於長沙王又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

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畫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之各有主師委之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也

又曰賈充改爲律令以裴楷爲定科郎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可作諸王佐郎彪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爲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怨辭不拜
晉大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任基子冲尚

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爲治書侍御史尚
齊書曰陸惠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惠曉舉酒曰
陸惠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
慶耶
梁書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
取職事縑批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
實曹郎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
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
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又曰劉洽爲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
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

詳擇其人以張緬爲之

後魏書曰高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
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
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
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不亦
三國典略曰齊主命百司各列勤惰尚書郎皇甫亮三日
不上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雨一日病酒齊主以其
言實遂優容之令杖脛三十
唐書曰韋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
家
又曰趙擘字雲卿鄧州穰人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
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
徒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檢者

爲之歎息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
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又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黜重見義去
官亦以病免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上書云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
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妄
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也
又曰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
朝者莫不愼曉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王昶沖別傳曰昶沖爲尚書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
要機輒執其中中外之間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通典曰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

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謹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
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
曰知卿兄弟近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
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卽須
相迴避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
居九列才學冠群名位殊絕始友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
以爲宜使起家作臺郎

世語曰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知焉擢
爲郎

又曰曹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爽不從有司奏綜
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宥之爲郎
相譚新論曰余年十七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魏武集選舉令曰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
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
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讀省內之事本來臺郎
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省讀
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
箱而當取辨於繭角也

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
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賞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
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
割斷材伎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
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
山濤啓事曰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
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

又曰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
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
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
陸機謝吳王表曰殿中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
涉文學見轉爲殿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四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囑託輒顯其言
 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
 莫不愼其所舉
 魏志曰表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廢興之間
 人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號
 為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
 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四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囑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愼其所舉

魏志曰表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廢興之間人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號為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

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某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
其衣敗曰清吏也

蜀志曰趙戢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
尚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人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
私並充臺閣戢拒不聽卓怒召戢欲殺之觀者皆爲戢懼
而戢自若及見卓烈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
之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雅邁時
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斥華競存公
平而塞私謁是以群才罔不畢舉

又曰吏部郎缺文帝問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又曰徐寧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
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
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廡署
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
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
部郎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
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杜錫字世嘏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穎悟二十四爲吏部郎

又曰李胤爲吏部清慎選舉號爲廉平

荀綽晉後略曰武舍字景緯官歷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以
母在日誨云汝修其志仕當爲尚書郎懼進敘有違前言

乃辭常侍爲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爲吏部郎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爲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出是得立

又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未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卓因醉夜至其甕閒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曰王僧綽爲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

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又曰王悅之爲吏部郎隣舍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又曰袁淑爲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鑿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齊書曰陸慧曉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

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厯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請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又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沉約曰朱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循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覲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

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爲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爲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爲不能

後魏書曰宋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

又曰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爲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字敬儒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辨

又曰韋瑒爲吏部郎性貪婪鬻官吏皆有定價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會下
急出日吳乃至家去臺數里高塞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
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地某人
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晉懷帝永嘉官名曰吏部郎太原溫畿字元甫世論以其
爲人夷曠似玉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漁釣草澤善歌嘯聞之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
道真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
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
無可復相報者

世說曰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白曰清直寡欲萬物不能
移也
山濤啓事曰人才旣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測吏部
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
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又其
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表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爾果當至
此誠相遇之過
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寮阮咸眞素屢
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散職自非季重清識李毅恬正何
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六典曰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

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
甲則署焉一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焉
唐書曰崔暉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
留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

五代史後唐書曰蕭頊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
出為右僕射曲為朱溫判官高劭使梁祖蔭求一子出身
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甚急更徒惶懼頊乃判狀云僕
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
聞之慙悚致謝頊由是名振

六典曰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
正一品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
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戶

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從三品食
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正五
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戶
職貢令曰司封郎中掌封璽皇宗諸親內外命婦及國官
邑官告身并選流外親品等第等

六典曰司勳郎中員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
二等十有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柱國比從二
品十轉為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為護軍比從三品八轉
為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
轉為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
為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為雲
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比從七品

考功郎中

六典曰考功郎中員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唐書曰代宗幸陝考功郎中裴諝徒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考功員外郎

唐書曰席豫襄陽人周湖洲刺史固七世孫近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唐書曰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士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又曰鄭澣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如此則教化不立矣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

六平御覽 卷二百一十六
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
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
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雅正莫辯混
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
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
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
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
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
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
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
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

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
有懇激事君之禮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
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
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賊虜死准
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冲韋
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
之亂弃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
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
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
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
愛聖運下振頽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言之為罪也
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已
下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

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眾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眾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又曰崔湜遷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人掌判簿以摠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

二人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六典曰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外夷每至委鴻臚訊其入本國山川風土修圖以進

周禮曰夏官職方氏中大夫之職掌天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六典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其出入之數其北史曰馮子琮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對無有遺失隋書曰辛公義為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喜

六部書
卷二十一
二
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六典曰庫部郎中員外職掌邦國軍州戎器儀仗凡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分給焉
宋書曰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顧琛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祕不言帝既問悔失言及琛詭對甚善之
又曰江智泉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泉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唐書曰孔若思還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戶部尚書

六典曰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摠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漢書曰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吳志曰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梁書曰到溉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蒞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露示有朝章而已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左人尚書後辭官隱於若邪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又曰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溉爲左人尚書舊中丞不得入

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乃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又曰周弘正爲左民尚書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唐書曰李林甫引蕭昺爲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

弔客次有禮記一卷昺讀之曰蒸嘗伏獵昺早從宦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昺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

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又曰長慶中孟簡代崔群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

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

又曰張平叔長慶中爲戶部侍郎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上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閒玩狎郎吏譁肆無忌請變權鹽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庾敬休字順之爲戶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

戶部郎中

六典曰戶部郎中負外郎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凡天下

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賦之差
隋書曰高構徵拜比部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
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
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
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敬之所重我請
卿判數過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書曰韋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米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
戶部有二妙

戶部員外郎

唐新語曰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
牒戶部令牘字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
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溝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

俊拔

度支尚書

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
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
有兄風不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
爲度支尚書

又曰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備
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尚書軍糧計校一由之以司馬
孚爲之

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
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摠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
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

後魏書曰陽平王子匡除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肇不
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惟匡與肇
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
隋書曰長孫平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
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
貧富爲差等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度支郎中

唐書曰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
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
差殊太宗大奇之

六典曰度支郎中負外掌判天下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
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
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國物之固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

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制之

度支員外郎

唐書曰張濬爲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
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
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
宗召康問之曰卿爲縣令安能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
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隋書曰盧昌衡字子均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
郎孝徵每日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六典曰金部郎中負外郎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
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錄

倉部郎中

六典曰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
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

唐書曰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
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
政多之

倉部員外郎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
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
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職官部十五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郎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郎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
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日刑部二日都官三日比部四日
司門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
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殿卑非闕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又曰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

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雲陽縣力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觶力人不敢撓解遂持木插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

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蒞是功非兇以鬪非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為都官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

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關閉居者多死云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祇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梁書曰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牀非闔人所坐晉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沉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廩贖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欠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摠勾之凡內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為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為差

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爲比部郎中
李綽尚書故實曰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
不遂嘗夢人謂曰儻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
員外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六典曰司門郎中員外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
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爲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
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周禮司徒職司門下大
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賄貨凡財
物犯禁者舉之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饗貢舉之政
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摠

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出於所屬皆質正
焉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伯夷汝作秩宗

家語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

不和則飭宗伯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圈留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

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

攝二曹弁頓首辭謝

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

禮部侍郎

唐書曰韋陟爲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
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

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乃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
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又曰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
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
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肆其業郢性剛正尤
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
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
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慤懦詭
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敘陳少
遊勳勣擬之栢文招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
其名數

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
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
晉宋起居注略誦上口遂拜為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韋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
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憚撰定儀注凡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
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
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差有三

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

梁書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車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後漢書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

華夏起家爲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滌養之數省闕之儀皆載於虞犧之職焉五代史後唐書曰膳部郎中鄭旒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汙深時風請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趙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人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日工部二日屯田三日虞部四日水部摠

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隋書曰長孫平爲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唐書曰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皞知貢舉擢桑維翰進士第後維翰居相位徵拜皞工部尚書舍於相國寺維翰謁之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皞於館

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爲工部尚書時新除工部郎中于鄴公參文紀文紀以父名同音不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人省如本行尙書侍郎不容參何以省上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遂經于室其甥鄭錄以事聞謫文紀爲石州司馬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修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

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
數典曰屯田中員役職事天下屯田之效令其
三國典略曰裴讓之十七舉秀才爲屯田郎中與祖班俱
聘宋邢劭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讓之弟讞之謀之訥之謁之並清立楊愔曰河東士族京
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爲不亡也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郎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
穎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
居父之戟槩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
有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穎聞而歎伏
唐書曰沉扶字雲翔太和初爲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
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
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糴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國貯除支

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衰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
由自貞元十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繫二十八
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柳禁者勅曰如聞
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
禁繫三代瘦音庚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
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
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
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
溝洫堰坎河渠凡舟楫漑灌之利咸摠而舉之

梁書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
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三
六典曰
中書令
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
中書郎
中書丞
中書主簿
中書令
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
中書郎
中書丞
中書主簿
中書令
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
中書郎
中書丞
中書主簿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職官部十七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
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
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摠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
太較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蟬居高食潔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蕃左
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
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用趙高計不悉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
中用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為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書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史丹元帝世為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為侍中對番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不排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鷄鶡具帶傅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强年十五為侍中

又曰上官桀隴西人為中廢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忠親近之為侍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綠車載送衛尉

府如淳曰載以皇孫車籠之也

東觀漢記曰戴憑字次仲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

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楊震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

相帝對曰陛下之於相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又曰朱穆因進見乃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

一人省尚書事省覽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皆用姓族
引用士人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
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
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
起左右傳出傳聲令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
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
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
朕違勸聞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禪參乘上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
問地震云不為災還宮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

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
百二十三篇

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
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
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
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
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
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救二百餘事悉
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又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

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樂巴張綱郭尊太尉長史
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迺存年者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
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嚼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
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憊失求
視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
此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劔

又曰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
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
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負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之得

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好行則對壁坐
則伏茵

漢書典職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洞達仰瞻俯視
切問近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

漢雜事曰金敞爲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
徹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
毓上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

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
曰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

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
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易

又曰劉擘字子陽爲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擘荅曰魏室卽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強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弛廢方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嘗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于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于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作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蓋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
又曰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用
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

一 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頗濟恂而謂諸
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
優重此蓋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又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
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
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
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膺其德宇
又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卽位選侍
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
人孚曰雖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
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

不足貴遂更他選

又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
爲司隸所糺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
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
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翼字謀遠爲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
翼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
軍未覲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
殿峻執政猶以爲侍中
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爲侍中自吳郡太守
玩至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
於六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
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列之美近代莫
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
問其年僧綽自謙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又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勅開門莊
居守以檠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欲
效邳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
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
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又曰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鑿輅過白門闔偃將匐
帝反手接之日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
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
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
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着之至是
果如母言
南史曰謝朓音斐爲侍中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
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
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者懼乃使稱疾欲取
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
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
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齊職儀曰魏侍中掌儼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

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挾
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也
又曰東漢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
參乘兼負傳國璽操斬蛇劔
南史曰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
官自貲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
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介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
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
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爲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
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宋
明帝時爲侍郎

又曰柳慶遠爲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
柳侍中何在卽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摠三十六曹事
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
宮出入卧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
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
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爲侍中性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
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
言温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
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
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人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
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
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會朝中見諸侍中皆諸
家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秬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
中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
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顏含別傳曰顏髡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栢
公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逆臣董卓議欲廢
帝羣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
彭伯羣與卓親入爲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盧侍中
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崇禮不供褻事
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親汝所見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
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
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

千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續搜神記日程威字延休其母始懷威夢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威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山公啓事曰侍中大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爲侍中才又啓云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

亮有美才待中之最高者也

傳咸詩序曰朗陵公何劭祖咸之從兄也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旣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旣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難揚清輝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冑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曰帷展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頓隔
梁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誦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

蓄管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寔在得人
沉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齊邢子才為彭城王詔讓侍中表日貂麗映首日月在
躬冠蓋庶寮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
無待諠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嚙嗜之口何悟天情方眷
復延今寵遂摠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
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應茲忝

太平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
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
大政者也

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為黃門以選為中尚書
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為令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代為
令貴倖傾朝百寮皆勸事

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
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

吳錄曰紀騭字子上景皇時騭父亮爲中書令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吳錄曰胡冲字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又曰蔡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

晉書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爲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初嘗爲此官至珉復居之時人以爲奕世令望

又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啓瑯琊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

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爲中書令苟勗爲監嶠意抗直鄙苟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爲弟啓義讓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令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又曰溫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重輕豈唯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得止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爲散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

日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咸以爲宜

又日王洽字敬和顯宗時王洽爲中書令帝日敬和清裁昔爲中書郎吾尙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日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晉令日中書爲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晉制日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輅車

晉諸公讚日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又日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尙也

宋書日傅亮永初元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宋泰始起居注日王言之職摠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尙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寔宣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日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日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崔鴻後趙錄日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石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遷爲中書令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爲中書令蕭曠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尋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高允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能書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用聞者皆言說無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向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高宗重之不名恒呼爲令公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粒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衣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唐書曰武德年嘗有勅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審勘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是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

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
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任國家之事汝
無憂矣宣帝嘗謂太子曰無忌遂良任國家之事汝無憂矣
又曰神龍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紫微令與前不詳
又曰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議事諸
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
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事執見不同
者望請別作商量狀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
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
各盡能官無留事勅曰可勅曰可
又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瓊異唯
九齡進金鎖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九齡進金鎖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薛瑩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

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瞻理
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郭頌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
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松更定
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深悅服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深悅服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馭震維臨齊睿政澤
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
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
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痼百志俱淪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監

魏志曰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三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爲尊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弊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勗恚曰奪我鳳皇池諸公何賀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云我當作中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

書令劉良共爲詔世祖踐祚權卽用之

晉中興書曰肅宗欲使庾亮爲中書監亮上疏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讚曰華廙爲中書監時事多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蒼蒼詔先時荀勗爲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詔草傅祇爲中書監病風復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後魏書曰孝文時蠕蠕如充反國有喪帝遣高閭爲書與之不敘凶事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

環濟要略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書者也後關百官事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書同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監舊視僕射梁選簿書自宋已來

比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
力是視詔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
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
故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
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爲之使則持冊書以授
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受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奉之若獻
贄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
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

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吳志曰孫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
應外出休時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俊爲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
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爲中書通事郎

又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
甚爲傅嘏所重謂之寧武子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郎

晉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皆
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字季茂爲山濤所知父爲征南

府小吏鄉人周浚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興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
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
議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榮齊王冏召爲主簿冏自擅威權榮知其必敗唯
終日昏酒冏以榮爲中書郎

又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
機近固辭不許多以獻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
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朝士直言無諱

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隸書與劉恢爲中書
侍郎太宗輔政濛恢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賓恢字眞
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表曜卿以恢比荀奉倩

宋書曰王徵與從弟僧綽書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
巷遂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瓚風神高邁遂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
然改容

北史曰趙彥深諷朝廷以子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
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
祖及趙穢我鳳池

隋書曰元善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
敷奏毅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
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判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
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

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爲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勅及曹事沔多所異同王濛別傳曰濛爲中書郎在職四年無人對以濛難與比肩故也鍾會母傳曰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宣王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嵇氏世家曰嵇含爲中書侍郎書檄雲集莫不立草通典曰隋初爲內史侍郎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爲內書侍郎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曰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迫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弟雲哭泣受吊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閒

梁庾肩吾爲寧國公讓中書郎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怠望茲吳坂少游之馬難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轅駿靡浮雲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幼稱辯慧足對元禮弱標俊穎能嘲子淑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